

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

高连营 主编



# 烦恼人生

FANNAORENSHENG

一个人最大的资产是希望，  
最大的破产是绝望。

.....

人生有幸福愉快,也就必然有烦恼。  
世界上令人烦恼的事情很多,人生  
想绕也绕不过去。  
烦恼人生是一种难以解开的痛苦。

.....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

# 烦恼人生

主编：高连营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## 图数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/高连营主编,呼和浩特:内蒙古  
人民出版社,2006.12

ISBN7-204-07897-7

I.开… II.高… III.文学-作品集-中国 IV.136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5968 号

## 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

---

主 编 高连营

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发行电话: 010-87713181

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

印 刷 三河市燕春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50×1168 1/32

印 张 275.725 印

字 数 4000 千

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-5000 册

书 号 ISBN7-204-07897-7/I·1685

定 价 1192.00 元(全 40 册)

--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:(0471)4971562 4971659

# 总 序

文明的华夏,名人辈出,代代相续,千古人物

成功、成名、成家,这是每个时代都令人向往的不倦话题。

步入这个五彩缤纷的大千世界,谁不希望成功?谁不想到成名?谁不企盼成家?21世纪的年朋友们不禁提出这样的问题:“成功从何处起步?成名的奥秘在哪里?成家的诀窍是什么?名人名家们的岁月时代是怎样度过的?”

《开启未来》丛书将回答你们的这些问题。丛书的作者引用了各界名家名人百余位,怀着眷眷深情,驾起自己回忆的小船,溯流而上,去寻觅自己难以忘怀的青春岁月,去捕捉当年智慧的闪光,去追溯自己成功、成才、成家,为民族为国家做出贡献的源头。

“沧海横流,方显出英雄本色”。名人名家不仅创造了令人景仰的成就,而且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。他们高远的志向、顽强的意志、勤勉的精神和必胜的信念,正是今天朋友们不可缺少的心理品质。因此,了解名人过去的历史,追踪他们走过的脚印,领悟他们成功、成名、成家的内涵是十分必要的,从中一定能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和借鉴。

这些名人,他们的青春岁月,充满了苦辣酸辛,坎坷磨难或

经战火的洗礼,或历曲折的境遇,或扬逆水的风帆,或留奋斗的足迹……

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,有幸福的回忆,更有苦涩的泪水;有成功的喜悦,也有挫折的苦闷,更有失败后的反思。在名人的生活辞典里,不是没有平凡和琐屑,正是对平凡和琐屑的超越,才成就了他们的伟大和成功。

这套丛书的文字,不是这些大家名人们作流水账式的忆旧,而是在自己漫长的生活画卷上精心地撷取;也不是空洞冗长的理论说教,而是时过境迁的作者真情的流露、实感的迸发。因此读起来亲切、真实、自然,若汨汨清泉,沁人心脾。从他们的经历中,朋友们可以悟出成功的规律,做人的道理,处世的艺术,成名成家的奥秘。

老者不复返,来者永远新。我们国家正处在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,要把我国建设成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,今天的年朋友任重而道远。希望你们都做伟大时代的强者,做伟大事业的成功者,肩负重任,迎着风雨,用坚强的信念,将理想的太阳从心头托起,用毅力的犁铧去耕耘不辍,走向未来,走向光明,走向自己的成功之路。

成功属于我,属于你,属于他,属于这个伟大的时代。

2006年6月

## 目 录

预谋杀人 .....	1
烦恼人生 .....	65
乌鸦之歌 .....	119

## 预谋杀入

—

王腊狗对丁宗望动杀机，不是一日两日的事了。仇恨酝酿了几辈人，到王腊狗身上，就只差个火引子点燃。

沔水镇的人都知道王腊狗祖上是富过的。王腊狗的曾祖父王连舫当年是五龙盘踞沔水镇的五龙之一。王连舫15岁就入了红帮，拜把拈香喝雄鸡血酒盟誓之后奔武当山学了三年功夫。下山回到沔水镇就干了一件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：在襄河上劫夺了清廷皇粮。从此王连舫便成了沔水镇的一个人物。王连舫开了一家鲜茧庄，别的茧庄只敢和浙江、江苏的生意人来往，王连舫敢和日本三井洋行做生意，他自然就发得很快。发了之后他又开了一家规模极大的商行，专门经销英国亚细亚洋行的铁锚牌、僧帽牌洋油。那时候是清朝道光二十五年，江汉平原还不知电为何物，煤油灯正由城镇朝乡下流行。我国那时候还远远不能够自产煤油，洋油便占领了整个市场。王连舫晚年时已经富得流油，娶了三妻四妾，盖了深宅大院。当王连舫拥香偎玉，羊羔美酒地享乐时，丁家的人则在寒风凛冽的大街上拱肩缩头，举着英美烟草公司的试吸香烟，苦苦请求行人免费试吸。

那时丁家只有一家保和药铺一家广货店，两个儿子做生意，其他儿子念书，好歹只算得上一户小康人家。

没料到的是，香烟居然悄悄地在取代着旱烟和水烟。某一日，一个纤夫吸罢丁家赠送的香烟之后，随随便便扔掉了烟头。烟头引燃了王家在襄河边的油库。这座容量为 100 吨的油库烧红了沔水镇的整个天空。王连舫僵立在码头上，目不转睛望着大火，当最后一缕火焰熄灭后，王连舫往后一倒，死了。

轮到了王腊狗的祖父辈。这一辈有兄弟四个，一个嫡出，三个庶出。都是锦衣玉食长大的少爷，骤然地失去了靠山，未免惴惴然惶惶然。四兄弟要数嫡出的王家雄最为柔弱。丁家就老是把愁容满面走过街道的王家雄请到店子里安慰。一来二去，王家雄就吸出了香烟瘾。再过一时，嫌香烟瘾不够劲，又吸上了鸦片。三个庶出的兄弟见王家雄吸鸦片，咽不下这口气。也拿家产出去吸鸦片。一个没有进项的人家平添四支烟枪，一个宅院能吸几年？那是清潮光绪二十六年的时候，烟土价格还算稳定，一两云土，三元银洋，贵州黑是二元二。这就更像一把钝刀，生生地慢慢地把个王家割死了。在卖掉宅院的前一天，王家雄的妻子抱着惟一的儿子逃出了家门，在沔水镇附近的菜农手里买了几亩菜地和一间草屋躲了下来。王家不仅卖掉了宅院，后来还卖掉女人和孩子，王家四兄弟整天躺在烟铺上不起来，连烟泡上在烟枪上都等不及，就用开水吞服，最终毒死的毒死，饿死的饿死，尸首全用破席卷着抛到了野山岗里。

丁家却发旺起来了，读书的有一个在同治年间中了举，丁家门庭里竖起了举人的铁旗杆。做生意的财源茂盛，老刀牌香



烟、哈德门及红锡包香烟均是供不应求，风行江汉平原乃至更远的地方。丁家读书人劝生意人见好就收，于是，就没有发展店铺，而是拿钱去买田置地。这样，王家雄的遗孀孤儿便沦为了丁家的佃户。

王腊狗的父亲为丁家种了一辈子的菜，死于伤寒病。

王腊狗的母亲在生下王腊狗半年之后去做丁家当奶妈，专奶丁宗望，奶了三年。第三年的那个深秋，失足跌入丁家的井里头淹死了。

王腊狗的父亲死母亲死，丁家都出面主持了葬礼，给了王腊狗祖孙二人一笔生活费，还提议让王腊狗和丁宗望一块儿学武健身。

沔水镇的人都说丁家还蛮讲仁义道德，劝王家奶奶接受丁家的善意。王家奶奶对众人说：“好！”

王家奶奶在送王腊狗去丁家学武时，将孙子拥在怀里，说：“腊狗哇，你一定要好好学！一定要学得比丁宗望那小杂种好！丁家哄得住众人哄不住我，你娘是他们害死的。我们这地方的井是夏天用的，夏天富人用井水镇西瓜镇绿豆汤。深秋时节没人用井，你娘不会去井边，是丁家害死的！”

王腊狗记住了奶奶的话。王腊狗一天天长大记住了奶奶更多的话。王腊狗长得虎眉豹眼，和他曾祖父一个模样，奶奶恨不得削下自己的肉喂他，让他强壮。王腊狗果然拳脚功夫比丁宗望学得好。王腊狗一运气可以捏碎一块寸厚的楠竹，丁宗望运气只能捏破楠竹。师傅还是偏爱丁宗望，训斥王腊狗刚猛有余，阴柔不足。王腊狗知道师傅师娘是丁家养着供着的，他不怪他

们,他只恨丁宗望。

每当练完了武功,王腊狗要去挑大粪挑白菜的时候,他就暗暗对着在花园里读诗书的丁宗望发誓:我要杀了你!

二

沔水镇城南住着一姓杨的大户人家,老爷与丁宗望的父亲先后中举,有个宝贝女儿名叫杨安素。安素小姐从小性格活泼,能说会道。加上时代已是民国,新思潮如雨后春笋到处萌芽,安素小姐就放了脚,上了学堂读了书。

王腊狗上午挑菜送丁家,遇上安素小姐放午学;从丁家吃了午饭出来,又遇安素小姐去上下午的学。大约有二年的光景,王腊狗和安素小姐在一条穿过桑树林子的黄泥小路上天天相遇。王腊狗是个英俊小伙子,学武功学得气宇轩昂,他奶奶又给他里里外外穿得干净整洁,虽说是下人,也是个沔水镇少有的第一等的下人,许多有钱人家的少爷还不及他一半的人材。安素小姐并不厌恶王腊狗,开始是朝他笑笑,后来还和他打个招呼,说:“腊狗,武功学得到家了吗?”或者说:“腊狗,你真有力气哩。”

王腊狗回家就把这些情形复述给奶奶听。奶奶说:“千金小姐爱上漂亮小伙可是自古就有的事。”

奶奶的话使王腊狗展开了想象的翅膀,自以为安素小姐对自己是有情义的。

安素小姐哪里知道自己的新潮思想新潮言行会让一个下

人想人非非呢？她早就喜欢上了丁家少爷丁宗望。丁宗望方头大耳，嘴唇厚阔，不算漂亮却稳重憨实，书念得好，又一身武功。安素小姐没有哪一处不满意丁宗望的。

杨家一来提亲，丁家就欣然允诺了。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男女都是正当年。订下婚事不久，择了个黄道吉日就成了亲。

丁宗望娶杨安素在沔水镇是一段人见人夸的好姻缘，门当户对，郎才女貌。对王腊狗却是一记晴空霹雳，他私心里认定安素小姐是迫于钱势，无可奈何出嫁的。她到底违背不了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到底拒绝不了少奶奶位置的诱惑。王腊狗不怨安素小姐，女人嘛。他恨丁宗望。

丁宗望成亲的那一天，王腊狗的眼珠子都瞪绿了。丁宗望没有把王腊狗当下人，让他在厨房喝喜酒；而把他当作师弟在堂屋大厅里坐了正席。

一端起酒杯，王腊狗眼前尽晃动着那条桑树林子的黄泥小路，晃动着安素小姐朝他微笑的笑靥。喜酒吃到一半王腊狗装醉，摔破了酒杯，跑回家，操起菜刀，咔嚓一声就剁掉了左手的小指头。

“好！”奶奶说，七十二岁的王家奶奶将拐杖在地上乱戳。

王腊狗将自己的血抹进酒碗里，一口气喝了。

没有人注意王腊狗。没有人注意王腊狗的指头缺了一个。细心的师娘发现了。细心的师娘还发现王腊狗送菜时呆呆望着丁家少奶奶。

师娘就告诉了师傅。

师傅说：“不会吧，他一个佃户一个下人还会有什么非分之

想。”

师娘说：“话不能这样说。腊狗虽是宗望的师弟，那是因为他拜师晚一些，论年纪，腊狗比宗望还大两岁，男大当婚嘛。”

师傅说：“腊狗穷是穷点，人材还是不错，志气也不小，将来不会受苦的。”

师娘也这么看王腊狗。师娘在洪湖乡下有个沾亲带故的侄女，样样都好就是小时候害了一场天花，落下了一脸的酱色麻子。师娘有心将侄女配给王腊狗。

师傅夫妻二人是客居丁家，提亲的事就拜托了丁家老爷。介绍姑娘情况的时候，唯独没有提脸上有麻子。师傅夫妻心想，自己的侄女的家境比王腊狗的好多了，麻子又算什么？

丁家老爷派管家去给王家奶奶提亲。

王家奶奶说：“好。”

王家奶奶心里计算的是：丁家的恩惠都接受，让孙子借丁家丰满羽毛，然后再反咬丁家。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。

提亲时，管家不知道姑娘是麻脸皮，就没对王家奶奶说，王家奶奶告诉孙子时，当然也就没说。

王腊狗虽然穷苦，成亲这天还是十分热闹风光的。一是新娘子的嫁妆丰厚，一是丁家好事做到头，人力物力财力都支援了不少，师傅穿戴一新，做了个气派的主婚人。

王腊狗做新郎这一天心里还是比较滋润的。戴着大红花，满面笑容迎送亲友，显得格格外英俊。

夜深人静，洞房花烛，王腊狗服侍奶奶睡下后回到新房，拴紧房门便抢上前迫不及待扯下了新娘子的红盖头。王腊狗愣住

了：新娘子是个麻脸皮！

新娘子却不知究里，猛一看自己的丈夫是如此体面的俊小伙子，真正喜出望外，一双眼睛禁不住就脉脉含上了温情，望着王腊狗眼珠都不转。

王腊狗双拳捏得咕咕响，怒目喷火气血翻涌。丁家欺骗了他！丁家塞给了他一个麻皮！丁宗望一副蠢相却要娶个如花似玉的女人，他王腊狗仪表堂堂却要和一个麻皮女人过一生！丁宗望丁宗望，我要杀了你！

“你怎么哪？”新娘送过来一盏茶，无限爱怜站在王腊狗在面前。

王腊狗半晌说不出一句话：突然，他掀翻茶杯，吹灭花烛，把新娘子按在了床上。王腊狗用红盖头盖住新娘子的脸，将所有仇恨都发泄在麻脸新娘身上。麻脸新娘实际是个十分懂妇道的姑娘家，可是被王腊狗弄得实在忍不住，不由叫出声来，草屋外听房的年轻人听得不亦乐乎。

但是，当听房的人们散尽了之后王腊狗也悄悄出了门。王腊狗在奶奶的房门外磕了三个头，扔下几乎被他撕碎的新娘，离家出走了。

### 三

王腊狗当了兵。

王腊狗摸着黑，在襄河边偷了一只鲜鱼划子，顺水划了八十里，在脉旺嘴上岸，投奔了王劲哉的一二八师。

王劲哉原是杨虎城部下的西北军。“西安事变”之后，蒋介石明里拉拢王劲哉，提升他为一二八师师长，暗里却把他划归汤恩伯管辖。汤恩伯一接手便要调他的四个团到河南，以此削弱他的兵权。王劲哉一看情形不对，拉着一二八师偷渡长江，到湖北自立为王了。王劲哉一头钻进湖北的湖河港汉芦苇深处休养生息，屯兵买马，无论谁想动他他就打谁；国民党、共产党、日本人他都打，有一条，就是不打老百姓。

王腊狗在沔水镇不知听说了王劲哉的多少传奇故事。这世界上如果说有王腊狗佩服的人，除了奶奶之外就是王劲哉了。他要学王劲哉的狠气。

王腊狗当兵要打谁他不知道，他的目的是杀掉丁宗望，抢回杨安素，休掉麻脸女人，光复王家祖宗的基业。所以，王腊狗学枪法、学格斗都分外地刻苦卖命。仅仅三个月，王腊狗已练了一手百步穿杨的枪法，至于拼刺刀、肉搏那更是打遍全团无敌手。

七六八团团长李保蔚单独召见了王腊狗。

“王腊狗吗？”

“是！”王腊狗行了个军礼，身板挺得笔直。

“你是哪里人？”

“报告团长，老籍陕西，父辈起落户湖北沔水。”

王腊狗是地道湖北籍贯，但他从士兵们口中得知王劲哉师长是陕西人，就撒了一个弥天大谎。

“你为什么来当兵？”

“报告团长，一是家里穷没饭吃，一是敬服王师长威名。”

“你还挺会说话嘛。”李保蔚团长面皮白净清瘦，以擅长攻心闻名一二八师。

“王腊狗，你表现得非常出色。作为嘉奖，本团长允许你提一个要求。”李团长是想探探王腊狗有无野心。

王腊狗既没有要求升官，也没有要求赏钱，更没有贸然提出带兵杀回沔水镇。王腊狗非常聪明。他说：“报告团长，我是冲着王师长威名来从军的，三个月了我还没见过王师长，我只想看看他老人家长得什么模样。”

李保蔚团长答应了王腊狗的要求。

王腊狗去见王劲哉那一日他肯定终身难忘。

那是一个初秋的下午，晚霞红艳艳金灿灿，远处的襄河，近处的水塘都闪烁着五颜六色的光芒，遍地是绿中透黄的茅草，风一吹，呼啦啦仰头倒去，一片连一片倒去，一直到天的尽头。王劲哉就从这波澜壮阔的背景中走向王腊狗。王劲哉一身戎装，两眼精光闪闪，一双圈口黑布鞋。

王腊狗膝盖一软，跪下了。

“你就是王腊狗？”

王劲哉粗大的山里汉子嗓门震得王腊狗耳朵嗡嗡作响。

王劲哉的随从将趴在地上叩头的王腊狗提了起来。王腊狗克制不了莫名其妙的惶恐，战战兢兢说：“是。我是王腊狗。”

噼叭——王劲哉甩了王腊狗两个耳光。说：“哪像咱陕西人的后代！”

王腊狗像被迎头浇了瓢凉水，一下子清醒了，惶恐也随之消失了。他两腿一碰，说：“报告师长，我是陕西人的后代！”

王劲哉打量了王腊狗一番,说:“很好。很好。”说着的抬头一枪击落了一个士兵头上顶的茶碗。这个士兵不动声色又放了一只茶碗在头上,王劲哉朝王腊狗努了努嘴。

王腊狗忽地出了一身冷汗,他知道自己死活就在此一举了。毛腊狗举枪瞄准扣动扳机,茶碗应声而飞。

“很好。”王劲哉说。

王劲哉说:“听说你是冲着我来,为什么?”

王腊狗说:“报告师长,为的是想看看英雄人物。”

“少年意气。”王劲哉笑了起来,说:“少年意气啊!你读过书吗?”

“报告师长,没有。”

“那你知道我们中国有几个名人?”

“报告师长,我只知道您。”

王劲哉又一次被恭维逗笑了。

“不不不,”他说,“中国地大物博,到处藏龙卧虎,我王劲哉算什么?我告诉你,现在中国有三个半名人,一个是毛泽东,一个是蒋介石,一个是汪精卫,半个才是我王劲哉。”

王腊狗说:“是,师长。”

不过,那时候王腊狗的确不知道毛泽东蒋介石和汪精卫。

王劲哉挥了挥手,王腊狗以为接见结束。却看见拖上来一个五花大绑的人,穿的也是国民党军服。

王劲哉对他的一班卫兵说:“拉下去活埋了。”

卫兵们一怔,竟都有几分踌躇。

被绑的人大叫起来:“王师长,误会!王师长,你高抬贵手,



我们是一家人哪！”

王劲哉对叫喊无动于衷，扫了卫兵们一眼，转向王腊狗。

“王腊狗。”

“到！”

“把他拉下去活埋了。”

“是！”

王腊狗毫不犹豫地拎起那人的衣领拖走了。

“小兄弟，我是四十九师师长李精一的参谋，我是来办公事的。请不要杀我，小兄弟，我和你无冤无仇……”

那人一路向王腊狗求饶，王腊狗却脚步都没放慢一拍。他想这肯定是和刚才打枪一样，试探他的忠心。

王腊狗将那人推进早已挖好的坑里，动手掀土，他一锹一锹掀着，心里总以为王师长会大喝一声：停下！

当土埋齐胸脯时，那人的头脸全都是猪肝颜色了。那人眼珠凸突出来，盯着王腊狗，上气不接下气说：“王劲哉，凶残的狗杂种！还有你，这个小杂种，得不到好死的——”

没有命令叫停下，王腊狗最后一锹土甩到了那丛黑头发上。

王腊狗大踏步走进王劲哉的师部。说：“报告师长，埋了。”

王劲哉阴沉着脸说：“他和你前世无冤，后世无仇，你为什么埋他？”

“报告师长，军令如山倒，师长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！”

王劲哉点点头。王劲哉让王腊狗稍了息，亲手递给他一块点心。这是一种叫“羊羹”的日本甜食。王腊狗平生头一回吃，觉